

文 化 工 作 社

譯 文 叢 著

收

穫

上冊

尼古拉·古拉葉娃著

章叢蕪譯

文 化 工 作 社 譯 文 獻

# 穫 收

Harvest

原著者 Galina Nikolsyeva  
翻譯者 章叢  
發行者 蕪深

文化工作社 上海北京路三弄50號二樓  
分銷處 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八年八月初版

編號【方147】印數 0001—2500

## 前記

格林娜·尼古拉葉娃 (Galina Nikolayeva) 新作的三十五萬言的長篇小說收穫 (Harvest) 是去年在蘇聯文壇上最轟動一時的作品，並在新近宣布的「九五〇年斯大林文學獎金中名列一等。一年來蘇聯批評界和讀者界對之推崇備至，使這位青年女作家登上了文學榮譽的高峯。

葉爾米洛夫 (V. Yermilov) 說道：『格林娜·尼古拉葉娃選擇了共產主義的臨近作為她的長篇小說收穫的主題。作者特別注意那些清清楚楚地證明在蘇維埃人民的目前生活中什麼是新的和共產主義的種種方面的實際情形以及那些關係，感情，和衝突。』

庫茲萊卓夫 (M. Kuznetsov) 說道：『人讀格林娜·尼古拉葉娃的收穫是帶着不衰的興趣的，因為她的人物描寫是徹頭徹尾地三向度的 (three-dimensional)，故事

雖說是關涉着很尋常的事件，卻用它的逼真的戲劇性的衝突，確實抓住人心了。書中敘述一個集體農場的場員們藉着日常的努力使他們的落後農場變成了先鋒農場。但是在他們的這種勞動世界裏倒有好多的詩意啊，好多的英雄氣概和創造性的進取精神啊！」

魯金（Y. Lurkin）說道：「格林娜·尼古拉葉娃的長篇小說收穫是一個集體農場的生活和工作的橫斷面。它是一篇描寫蘇維埃新農民和鄉村新知識階級的小說，描寫以受感動的忠心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人們的小說。我們看見書中的主人公們在他們的生活中的各種不同方面的情形，在工作時候以及在閒暇時候，在愛情方面以及在友誼方面，而且深為這班男男女女的性格的美所感動，對於他們，生活和勞動的最高無上的目的乃是為人民服務。」

本書描寫的五一集體農場是在土地瘠薄氣候嚴寒的烏格倫（Ugren）縣內，在這次愛國戰爭中該農場因主要人員參軍變得最落後了。烏格倫是高爾基省的一個縣份，在大革命之前，實際上這個地方並沒有真正耕種過。它原是一個商業縣份，有著名的烏格倫市場（或市集），為莫斯科—西伯利亞通商路線中的一個重要站。

全書以保尼珂夫家人爲中心，全部事業由斯特萊卓夫夫婦以黨的精神和力量推動着。黨的領導性表現在一切活動與發展之中，共產主義的光輝照耀着工作與生活的整個前途。

五一集體農場落後的主要原因是沒有黨組織，大戰後傷愈歸來的瓦西里·庫茲米奇·保尼珂夫是唯一的共產黨員。縣黨委會書記安得列·彼得羅維奇·斯特萊卓夫先派共產黨員電機師米海爾·阿經波維奇·布雅諾夫到該農場去，並說道：『黨委會派你到你家鄉農場去作共產黨員呀！我們暫時並不派給你任何別的位置。你要自己看出來一個共產黨員必須踏進什麼地方去，你便踏進去。』然後他又把他的婚後分別七年的新近歸來的年輕妻子共產黨員瓦蘭亭娜·阿萊塞耶夫娜派到該農場——她的家鄉——去作農業技師。這樣便形成了一個黨組織，在互相批評與自我批評之下，展開了黨的活動，發揮了核心作用。

『他們祇有三個，三個共產黨員，而且他們是十分平常的人，帶着人類所共有的許多弱點和瑕疪，但是他們大家懷着一個崇高的目的，而且他們不離正軌地順着黨所指示的道路向着那個目的走去，彼此嚴厲地互相批評，改正，補充，這件事實

便把他們造成一種力量，這就叫作黨。」

在這個小小的黨組織的書記瓦蘭亭娜的影響之下，她的堂弟阿萊阿霞變成了幹練的共青團領導人，指導着農業研究，在工作上起了帶頭作用，使農場的事業蒸蒸日上。但終於積勞致死，使得全農場同深哀悼。

「「居高畏危……」安得列一度告訴瓦蘭亭娜道。「一個人爬得越高，他逐步必須更加小心。人變得越好，越高尚，越忘我，便要對他們表示更大的照顧。在出現像阿萊阿霞這樣人的地方，集體和個人之間應該存在着新的關係。阿萊阿霞能夠想到整個農場的利益，但是他卻不能夠照應他自己。這便意味着你們大家應該照顧他。為什麼你們大家忽視了他的疾病的開端呢？為什麼你們不使他及時離開田地，使他及時到醫院去呢？缺少必須的先見和照顧呀，你們並沒有賞識那也許是你們在五一農場所有的一切中的最貴重的寶物呀。……」

縣黨委會書記安得列不但給五一農場派去兩個有專門技術的共產黨員，並幫助它獲得飼料，發電機，及其他各種工業器材，並得調換種子，取銷積欠，使優幹的盡瘁農場事業的老戰士場長保尼柯夫如虎得翼，在第一季收穫便奮力跳出落後的坑

了，並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為躍進前列鋪平了道路。

激辣的風騷的青年女子芙羅霞，在蘇維埃型的女司機娜思泰霞的影響下，變成小老虎一般的好聯合機械師了。當她第一次駕着聯合收割機在最高檔上在豐收的黑麥地裏馳聘的時候，『糧食與鐵』的美反映着『蘇維埃人與共產主義』的美實令人心蕩神移。她在青春發動期間大胆地衝動地勾引了農場的『閻少』皮阿得——農場場長瓦西里·保尼珂夫的弟弟，農場麵粉廠長庫茲瑪·保尼珂夫的兒子——但在萬分惱恨之下，經過大時代的長期陶冶，工作上的互助，兩個人都進步了，終於結成了美滿的伉儷。

『「講榮譽地過生活，按良心地做工作，一切事情都會很好的。」』

作者在本書中最注意地最細膩地在靈魂和舉動雙方面加以描寫的場長妻子阿芙都涅，實在是祇有一個傑出的女作家的妙筆才能那麼雄妙雄奇地刻畫出來的。從少女的初戀，經過決裂與重好，經過少婦的美夢與大家庭的煩惱，經過愛夫陣亡惡耗的斷腸，經過與多情青年房客的戀愛，苟合，與入贅結婚的沉醉，經過愛夫突返的破鏡重圓的意外歡樂與斬斷新歡的愁腸百結，經過芥蒂難除夫婦寡歡的萬般無奈，

經過分居的淒涼歲月，在這種種情形之下，在一個舊時代的女子久已枯木難生了，然而在一個大時代的女子，在一個共產主義臨近的時代的女子，卻藉着不休的勞動，不斷的上進，憑着黨與社會的提攜照顧，終以能力與事業驚醒了丈夫，並以偉大的熱情主動地重新創造了愛情，使『舊人重新』了。

偉大的時代！偉大的社會！『這是一個暖湖呀，又濃又鹹，一種不沉的水呀——你就是把你的腳上繫一塊石頭，你都不能淹死在裏面的。』

在黑麥已收而且小麥和亞麻豐收在望的一天，場長瓦西里同她的和好愈恆的妻子阿芙都霞趨車到新闢的牲畜場和草場——風景如畫的阿萊阿霞山的時候，縣黨委會書記同他的愛妻瓦蘭亭娜——農場的黨組織的先前書記，現為本縣新建的全省模範機拖站的農業技術員——已經先來到這里參觀了。當夕陽西下，羊羣牛羣歸來安歇的時候，眼前的美景和內心的舒適是何等醉人啊！

『「這個世界豈不是可愛麼？」瓦蘭亭娜輕輕地說道，好像自言自語似的。

『「為什麼四週這麼和平幸福呢？這是由於森林，天空，和畜羣麼？還是由於這一切都是用我們自己的手創造出來的呢？不……並非僅僅是這……我立刻試想這

里這一切都是我們的，並不是屬於我們大家的，而祇是我的，祇是我自己的。就是這種觀念都是令人作嘔的！這一切的美立刻便毀滅了。便會有一部分人發出怒氣和義憤，另一部分人發生恐懼和貪慾。而且我們週圍便不會有幸福，不會有和平，不會有和諧了。而且阿萊阿霞山的魔力便消逝了。」

世界的可愛是由於共產主義的實現哪。

本人譯本所根據的英文版蘇聯文學月刊本年第二期上關於本書作者曾作下述的介紹：

收穫的作者格林娜·尼古拉葉娃是屬於戰後在文壇成名的一代作家的。

她的兒童時代和青年時代是在西部西伯利亞度過的，她的母親先前作學校教師，她在那里同公立學校委員們一塊工作。格林娜·尼古拉葉娃在中學畢業之後，便進了高爾基城裏的醫學院。她在這個城市裏過了許多年，直接親眼看見它的成長和發展。這個城市在最初幾個五年計畫中完全改觀了，變成了本國主要的工業中心之一。她在閒暇時候，同本學院裏的同班生們一塊參加建築那個龐大的高爾基汽車

廠。這是她的最初的真正的生活學校。

格林娜·尼古拉葉娃在一九四〇年畢業的時候，決定繼續從事她的科學研究，在藥物學系作研究生。在那時候她已經熱切地對於文學發生興趣了，並且寫詩，但是她對於她的害羞的作詩嘗試並不重視。她認為醫藥是她的一生職業。

當戰爭開始的時候，她加入了軍隊，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去。在這裡，在激烈戰鬥中，她在一條病院船上工作，該船正忙著從該城撤退受傷的官兵。該船失事使得她被調到北高加索的一個後方醫院去。

她在偉大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所看見所身歷的事情造成了那般深刻的印象，使得她不得不把她的經歷傳達給人家。這樣她的敘述戰爭始末的抒情詩集身歷炮火（Through Fire）才得在一九四五寫出來。她把這些詩寄給莫斯科雜誌旗幟（Znamya），該雜誌予以發表了。這些詩受到了讀書界和批評界熱烈的歡迎。不久之後，該雜誌發表了她的軍司令員之死（The Army Commander's Death），這篇故事也是描寫戰時事件的。它的藝術的成熟，就一個初學作家講，是令人吃驚的。她現在被准許加入蘇聯作家協會作會員了。

這位青年女作家在全國各處，大事旅行，結識了各種各樣職業的人，觀察事物，並累積印象。集體農場的鄉間特別吸引她的興趣。蘇維埃農村的驚人進步，農業上的無比的跨步，和鄉村居民的文化發展，把她的幻想迷住了。結果便寫出了一篇篇幅相當長的敘述性的隨筆在某一個蘇維埃農村裏(*In a Certain Soviet Village*)，先在真理報上發表，以後印行專書。這便開始了一連串的關於集體農場的隨筆，此後這位女作家便循着戰後期間集體農場農民所走的道路，開始寫她的收穫。她化了兩年功夫寫這部長篇小說，以高爾基為背景，她對於這地方是十分熟悉的。技術的獨創性和關於蘇維埃現實的活鮮鮮的深切地忠於人生的描寫，給本書連在讀眾方面帶在批評家方面博得了熱烈的歡迎。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叢鶯記於上海。

# 目 錄

前 記

卷首

第一 部

一

第一章 三個

二

第二 章 早晨

三

第三 章 編子

四

第四 章 「蜥蜴」

五

第五 章 家

六

第六 章 「可憐噃」

七

第七 章 價值超過幾千盧布

八

第八 章 在思特般家裏

九

第九章 煎餅	[四三]
第十章 在二月裏	[四六]
第十一章 「不沉的水」	[四九]
第二部	
第一章 「對於我們的集體農場重要的筆記」	[五九]
第二章 拍子	[五六]
第三章 春天	[五八]
第四章 在美羅霞的山坡上	[五七]
第五章 路線	[五六]
第六章 特早黑麥	[五五]
第七章 莊稼	[四五]
第三部	
第一章 「舊人重新」	[四一]
第二章 變改	[四〇]

第三章 相會	KIII
第四章 糜食與錢	KIV
第五章 在最高橋上	KV
第六章 在阿萊阿霞山上	KVI

第

部



## 第一章 三個

瓦西里·保尼珂夫爲了頭上受了一個危險的傷，在醫院裏躺了兩年。

他像一個孩子樣沒有辦法，陷入痛苦不見減輕的黑井裏，他沒有寫一行信回家給他的家人，他現在祇能帶給他們苦惱，別無什麼。

他在醫院裏偶然遇見他連裏的一個同伙食人，他聽他說，他的部隊認爲他陣亡了，曾把這個消息通知了他的妻子柯笑都霞。

「我寫信告訴她，說你還活着好極？」他的伙伴問道。

「幹什麼？好使她把我埋葬第二次麼？」瓦西里說道，勉力張動他的疼痛的下顎。「她哭了我一次了——那儘夠了。……」

在一九四六年，一位巴統教授冒昧施了一個危險的而且幾乎無望的手術。病人的復元不亞於是一個奇蹟。他的強壯的身體，樂於可以動了，氣力恢復之